



Wilderness  
Fire

作品  
剪风声

一个是  
恃美行凶肆无忌惮的  
张扬超模

一个是  
久住云端毫无人味的  
狼戾大亨

Jian  
Feng Sheng

works



# 似你 燎原

“你关心我啊？”  
“你并不特别。”

从逢场作戏  
到獠牙毕现

凶悍是你，  
软弱也是你。

剪风声惊鸿之作  
欲望都市里的心火燎原

“我对你，  
何止一句喜欢。”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剪风声  
作品

似你  
燎原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似你燎原 / 剪风声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5

ISBN 978-7-5594-1899-9

I. ①似… II. ①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8950号

书 名	似你燎原
作 者	剪风声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朵 爷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张美丽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76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8年5月第1版，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899-9
定 价	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 
录
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- 
- /001 第一章 酒局初遇
  - /024 第二章 到雪山去
  - /046 第三章 针尖麦芒
  - /070 第四章 一瞬之光
  - /095 第五章 第一场秀
  - /119 第六章 顺流逆流
  - /138 第七章 欢喜予你
  - /158 第八章 暗潮涌动
-

目  
录

C  
O  
N  
T  
E  
N  
T  
S

- 
- 176 第九章 夜下家宴
  - 196 第十章 风雨欲来
  - 216 第十一章 漩涡中心
  - 235 第十二章 喧嚣散去
  - 253 第十三章 节目拍摄
  - 270 第十四章 风云再起
  - 289 第十五章 半边生命
-

模特们坐在走廊两侧的沙发上，稀稀落落打过招呼，各自埋头翻看新一期时尚杂志或是玩手机，没有多余的交谈，紧张的情绪随空位的增加而蔓延。

被叫到的人提前去换好一套内衣，等待最后的面试。

十月充足的冷气扫上何风晚的小腿，激起一阵战栗。她默默数着减少的人头，估算面试时间平均一分钟一个。四周皆是历经大小秀场的老将，手握各路代言，可站到V•E门口，大家也不由得捧起新人的忐忑。

V•E是全球著名内衣品牌，广告会聚了世界上最艳丽性感的女模。据说登上一次V•E内衣秀的伸展台，至少五年不会被大众遗忘。

要是能和V•E签约，那获得的曝光和商业价值将不可估量。

收回目光前，何风晚撞见曾在米兰时装周后台找她借假睫毛的巴西模特，对方小她两岁，今年斩获两个蓝血品牌代言，风头正劲。

对方还记得那时的慌乱，向何风晚挥手打招呼。

何风晚回以飞吻，巴西模特微微一怔，眼里闪过震慑，赶紧把脸别开。

她露怯了。

这场 V·E 秀意在寻找光芒四射的候选人，从五百个筛选到现在，谁都知道靠身高三围和台步优劣早就不足以区分，强大的气场或是极具感染力的笑容才能打动评委。

彼此互为竞争关系，“不动声色”四个字算必备功课，原来还有人没做足。

何风晚将巴西模特的反应收进眼底，面上波澜不惊。

“Wan，轮到你了。”门打开，工作人员探出头。

里间涌出更为明亮的光线，温热气流顷刻融化何风晚小腿上挂满的寒霜，她说着“谢谢”，昂首步入。

更衣室很安静，何风晚换上一套 V·E 的黑色内衣裤，调整胸型后，手指轻抚肩带上的窄边蕾丝。镜中佳人九头身，红唇丰润，茂密的长髻发泛着健康盈动的光泽。

来不及再多看几眼，何风晚被叫了进去。

从她现身那一刻，四位评委眼睛齐齐点亮，研判中毫不掩饰对她的满意。

一位评委不自禁地说：“你再走一次。”

何风晚会意地向他眨眼，重走一个来回。台步潇洒自信，定点 POSE 甜美撩人。走到评委席前，她甚至听到两声不那么清晰的“Perfect”。

以至于，四个人面面相觑，想不到该问她什么。

半晌，才有人开口：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 V·E 面试，能说说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吗？”

何风晚露出堪比广告效果的洁白贝齿，笑道：“所有你能想到的。”

评委们于眼色传递间，似乎确认了什么，之后的提问气氛轻松下来，评委之一的选角导演抱臂半开玩笑道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 V·E 面试？我们去年就和你经纪公司沟通过。”

去年？

去年何风晚才在 HF（high fashion）圈里初露头角，绷着脸征战于各种时装秀和大片摄影棚，那时她还一心要当个兢兢业业的 HF 模特。

而今年想走 V·E 这样的商业秀，是因为她改主意了。

但她依然讨巧地回答：“我的工作计划今年做了调整，和去年当然不同。”

对方听出她在回避，没打算放过，追问：“那为什么想到来 V·E 面试？”

何风晚爽朗大笑：“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。”

回更衣室换衣提包，何风晚想起刚才那一幕，看似是一着险棋，但在纽约待了四年，她知道美国人会喜欢她的率真与自信。

而离开前四位评委主动与她击掌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手刚搭上门把手，手机振动，她拿起一看，收到那位选角导演的短信，一句简短的问好，一句有空共进晚餐的邀请。

何风晚嘴角旋开半边括弧，回复一个微笑表情，意义模棱两可。

想必对方清楚，在还没有确切收到 V·E 秀的入场券前，她有权不接受邀请。

她出门穿过长长的走廊，行至电梯厅前，手机短信收件箱和邮箱的图标上，红色数字不断增加，提醒她这世界还有无数双眼睛在期待。

事实上，自她宣布进入 V·E 内衣秀面试，国内外媒体接连发稿，对她无不看好，甚至预祝首秀成功。就连 V 家的经纪总监在接受采访时，也失口说出“期待我们新的 Chinese Idol（中国偶像）”。

所有人都说，她来面试只是走个过场。

等电梯的时候，何风晚接到经纪公司老板迟鸿的电话，照例一通叮嘱，对方那因激动而拔高的音调让她忍不住拿开手机。视线顺势扫去，注意到走廊尽头突兀的人影，她留一句“等下联系”，挂断电话。

不巧，顶灯坏掉几盏，那人挺拔如峰立在暗处，何风晚凭侧身的剪影辨出那是个男人。

抬腕看了眼表，他捏了捏眉心，转身朝她站定。

何风晚看不到他的脸，只见他鞋尖转了过来，迈开脚步。

她屏住呼吸，抓紧挎包的链条。



电梯到了，这时何风晚的手机铃声大作，鼓点乍然，一瞬爆发的摇滚乐响彻整条走廊。她手忙脚乱地划拉屏幕，点击拒接，然而乐声不止。

奇怪！

慌乱间，一双深棕色的男式皮鞋现于视野下方。

不用抬头也能感受到来自对方气场的压迫，和他向下看来的目光。

向下看？

何风晚身高可有一百七十七厘米。

她停下动作，两人就这么无声对峙。他沉默地注视着何风晚费尽力气也关不掉的那通来电呼叫，像个张牙舞爪的小丑。

何风晚睁眼醒来。

入目是头顶北欧风的枝形吊灯，黑色钢架斜拉一个扭曲的“大”字。一面墙壁映有夕照投下的百叶窗影子，从这扇位于西42街公寓七楼的窗户向外望，能看到几条街外的时代广场。

面试的情景太真实，何风晚揉着太阳穴坐起，还在回忆梦境。她长发凌乱地裹住下巴，面庞镀上一层橘色。

渴。

掀开被子，手机在枕头下高声抗议，屏幕显示“23通未接来电”，她顿时皱起眉头。

“你不再接电话，我就报警了！”

迟鸿穿云裂石的嗓门在耳边炸开，何风晚拿开手机一秒，又贴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才醒。”

“别泄气，你跟我续一年合约，我给你最好的资源。”

真诱人。

何风晚彻底醒转，猫一样慵懒地眯起眼，趿拉着拖鞋去厨房接水喝，没有直接回答她：“刚才梦里你给我打电话，怎么都挂不掉，梦外你还真来夺命连环call。”

迟鸿不理睬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名单昨晚公布了，你关机，今天又晾了我们一天。我告诉你，要发疯的不止我一个。”

而何风晚仍挂念她的梦：“那时要能掐掉你电话，我就有空去看他长什么样了。”

迟鸿被绕进去：“……谁？几时？”

“和你说过的，那个隔三岔五来我梦里，却总是记不住样子的男人。”

还有空说这个？

都火烧眉毛了！

电话那边的迟鸿闭了闭眼，忍住飙脏话的冲动，一字一顿叫她：“何、风、晚！”

何风晚这才回归正题：“鸿姐姐，我昨晚签了鼎艺。”

“你签了多久？违约金我出。”

“一年。”痛饮半杯冰水，她有了活过来的畅快，语调也变得轻松，“我想回去看看，说不定就此踏入娱乐圈，潇洒转型了？”

迟鸿冷笑：“就你那板型，国内能有多少男演员和你搭戏？你才二十二岁，升仙、上钱榜都是迟早的事，别作。”

“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迟鸿噎住，萌生一丝“当她老板，何其不幸”的哀戚。

因为何风晚决定的事，谁也无法更改，两年来一向如此。这也是她吸引人的地方，混时尚圈需要棱角。迟鸿当年从泥淖中挖她出来，小心呵护，盼她早日艳色灼人，当然做好了被刺伤的准备。

于是调子一转，迟鸿老母亲般叹气：“唉，谁想到……谁能想到……”

谁能想到人人看好，就连何风晚自己也认为十拿九稳的V·E内衣秀，最终名单没有她。

何风晚轻笑两声，反而安慰道：“没事啦，搞不好是上天在召我回国。”

“你还笑得出来，网上都炸锅了……”迟鸿嘀嘀咕咕，最终换上听天由命的语气，“行，我拦不住，但你别趁着风口浪尖回去，好歹缓缓。”

“我会先去度假。”

“需要送你去机场吗？”

“我二十二岁，不是两岁。”

电话里何风晚和迟鸿说好，一年后回来，后者补充一年内她想改主意，随时欢迎。

挂了线，何风晚嘴角还有笑，幸得迟鸿宠爱她，由她任性。她当然明白，这份宠爱不可以无度消耗，要能证明就算落选了V•E，吸金潜力依旧无敌。

而且恰好，她在离开纽约前，收到了一场饭局邀约，就设在今晚，对方出价七位数，抵她走一年伸展台。

一眨眼，V•E已是明日黄花。

出租车开往切尔西区，何风晚坐在后排低头看手机。

——还敢号称“我晚最HF”？还敢自称“我晚HF商业一把抓”？你晚，一个大写的不要脸！

——我就说何风晚能走V•E秀，孟姜女都要笑了好吗？

——摘了何风晚不稀奇，顶上去的是姜洲龄，真是喜闻乐见。

——哈哈！什么叫人在做，天在看！

V•E官方微博发布的名单下，热评一面倒地嘲讽，居然因此上了三个热搜“何风晚 姜洲龄”“粥粥空降V•E秀”“保护我方姜洲龄”。

这阵仗逗乐了何风晚。

模特界是个小众圈子，露头的来来回回就那些人，除非和娱乐圈扯上关系，才能博到更多版面。

难怪迟鸿感叹“网上炸锅了”，事先被那么多人看好，到头来却被姜洲龄换掉，足够脑补一场恩怨往事。姜洲龄近两年势头很旺，自从抱上大腿后，接连拿下品牌全球代言人，出演热门电影。

何风晚这次上热搜，纯粹是被顺脚一踩，可还是有人讥笑她“蹭姜洲龄热度”。

她不禁红唇微弯，勾出森冷笑意。

这世上最不愿她回国的，只有姜洲龄。何风晚非常想看看鼎艺公布与她签约后，姜洲龄该有怎样精彩的表情。

先前手机上那几十通未接来电，除了迟鸿，全是来探消息的媒体打来的。后来翻到一个陌生号码，何风晚秀气的眉毛微拧，对方短信自称鼎艺给她安排的个人助理，让她得空回拨。

签约仍在保密阶段，真是鼎艺的人？

何风晚正犹豫，出租车靠边停下。司机大叔转过头，唯恐她听不懂一般，缓慢地咬字：“您真是位美丽的女士，车子有您这样的风景，我一整天的疲惫都纾解了，愿您有个美好的夜晚。”

他眼神诚恳，似在倾吐衷肠。

“谢谢。”

何风晚多给了他一些小费，附赠一枚浅笑。在他愣神的时候，她提起裙摆，翩然下车。

哈德逊河畔湿漉漉的夜风拂起何风晚肩侧的长发，寒意侵入颈窝。她裹紧牛仔夹克，加快脚步。穿过马路后，她一边脱掉夹克，一边走进旋转门。地板光可鉴人，倒映着她柔软贴身的红色长裙，她匆匆掠过大堂，惊鸿般晃了人满眼。

食客们停杯投箸，纷纷看去，何风晚俨然成为餐厅焦点。

而她浑然不觉，直奔服务台：“你好，我订了位……呃，是孙道然先生订了位，麻烦联系他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

这里一二层是家对外经营的高档西餐厅，三层往上则是某个富人俱乐部设在纽约的分会所，总部在意大利的撒丁岛。何风晚不是会员，无法搭乘私人电梯，便等在服务台旁的休息区。

那位孙道然先生来自港市，背靠孙氏实业集团，是个不拘形骸的豪门登徒子。一个月前的纽约时装周上，他和国内某流量小花被拍牵手观众席

首排看秀，引发轩然大波。

何风晚当时专心走闭场，怎么也没想到会让他惦记上。

不过孙道然出手豪爽，七位数的酬劳足够打动她。何风晚问清席毕便能离开，无其他特殊服务，就痛快答应了，反正见机行事。

“是何风晚吗？”

“……对。”

“这边走。”

来人与她一般个头，架一副金丝圆框眼镜，明明长了张清俊倜傥的脸，偏偏绷得紧，那公事公办的口吻对她连个称呼都吝啬。

不跟他计较。何风晚挽着夹克，跟在接她上楼的年轻男人身后。

英伦风的深色针织衫搭浅色衬衫，领带、西裤和正装、皮鞋一应俱全，模样显小，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电梯里，盯着他上乘的衣料，何风晚心想这样秀气的小青年，还没沾上多少江湖气就给有钱人挑去当手下，从此衣食无忧，真是命好。

下一秒，他转头，迎上她打量的目光。

“怎么了？”何风晚没露半点怯色，大方笑着，“孙先生不会只请了我一位女伴吧？”

他音色冷冷：“不。”

何风晚点头，想必席上有多少男人，就会配多少女伴。一人一个，永不落空。

然而对方否认的，并非她的提问。

“你不是孙先生的女伴。”

欸？

困惑间，电梯停在十二层。那个还未自报家门的年轻男人顿了顿，回头看她。这一次，他那张扑克脸露出懊悔的表情，自言自语：“先生不喜欢浓烈的玫瑰香水味，忘记通知你了。”

何风晚：“……”

十二层是顶层，挑高的设计，玻璃穹顶下悬挂一盏巨型水晶吊灯。踏上左侧走廊，光线陡然变暗，她好奇张望墙上那些精美的铜质壁灯，以及刻有繁复线条的立柱。

走廊不可思议的长，让人错觉永远不会走到尽头。

何风晚神思有些恍惚，前方领路的小哥忽然说：“再往前是露台花园，天冷了没开放。你要想打电话，可以去那儿。”

哦，原来他还是有些人情味的。

何风晚暗自腹诽，脸上挂着笑：“知道了，谢谢。”

“因为等下你自己走，我们不负责接送。”

何风晚：“……”

之后，他伸手指向一扇厚重的雕花木门，说：“就那间，你进去吧。”说完，他走向露台花园。

然而，何风晚还没推门，手机铃声就轰轰烈烈地响彻整条安静的走廊。

来不及思考那扇门是不是厚到足够隔绝铃声，她一边急忙往前跑，想要尽量离门远些，一边翻出手机。

屏幕显示一串陌生号码。

“你好？”

“喂？请……请问，是何风晚小姐吗？”

陌生又忐忑的萝莉音听得何风晚微微一怔，她随即回答：“我是。”

“啊啊啊！太好了！”那边一下激动起来，“我是鼎艺派给你的个人助理，电话短信都没联系上你，现在终于OK了！谢天谢地！我叫……”

可怜她名字还没出口，就换上无尽的忙音。

何风晚推门踏入露台花园，给她回拨，但已是“关机暂时无法接通”的语音提示。

大风低号，扼住夜晚的咽喉。

寒意顺着膝盖往上爬，何风晚冻得直哆嗦，抬头却见刚才的眼镜小哥

面向某处，低眉顺眼地站着，恭敬地说：“先生，人齐了，孙道然让我请您回去。”

居然直呼孙道然大名，何风晚眉梢挑了挑。

霓虹灯泼墨似的润透大半夜幕，一道低沉男音不疾不徐，自暗处传来：“我知道了，阿焕。”

人影稍后现出，还来不及让何风晚看清，就从她身畔擦过。幸好被名为阿焕的小哥叫住：“先生，这位就是何小姐。”

对方停住，垂眸看她。

傍晚梦里的压迫感再次袭来，何风晚突然明白“向下看”不需要明显的身高差异，哪怕他逆光站立看不清面孔，周身携着的叫人敬畏的气势，也足令她不敢对视。

于是，她趁机把手机调为静音，逃开他的目光。

随后他问：“吃完要带她走吗？多少钱的？”

何风晚：“……”

阿焕说：“支票在我这儿，孙道然说结束时再给，具体我没看。”

敢情把她当作陪酒卖身的应召女郎了。何风晚横他一眼，恰好捕捉到他随意转转就挪走的视线，分明写着“她不值”。

于是，她梗着脖子说：“都见面了，不做个自我介绍，不太好吧？”

那人已背过身去，听到何风晚轻佻的语气，又转头，瞥见她脸上满是不屈。

确实是位仙气出尘的美人。

五官冷感，平领红裙，细若意大利面的吊带勒住肩骨，要掉不掉的勾人心魄。她似乎话没说完，一步站到他面前，微微扬起脸，恣意露出光洁的颈子和锁骨，是招摇，是煽动，是万种风情。

想必她十分了解自己的长处，不需要耍花招，轻易就能攫走别人的心。

而此刻，她眸光孤冷，笑也是伪笑，带着一点自嘲的口吻说：“以前也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就不称先生的心，可能没有眼缘？就当我陪孙先生

好了，一顿饭而已，吃了就散。”

一席话驳了对方对她“卖身”的暗指，还顺带嘲讽他小气。

旁边的阿焕听不下去，但何风晚抢在他前面又开口道：“反正来回的车钱是我自己出。”

这样一来，大家都是客人，没有谁看不起谁。

那男人似乎没料到有这一出，转过头去看阿焕，直看得他面色发窘，随后沉默地迎向何风晚“你不配”的眼神。

何风晚毫无惧色，心中却有些诧异。

要说她见过的男人不少了，对她就算不动心，神色多少也有几分波动，就如焚香听雨、融雪煎茶，总有一番品评的意味。

可眼前的男人，眼中没有一丝微澜。

附近几栋高耸的建筑到了晚上，楼面变作屏幕，闪着流动璀璨的光与影，陈招财的脸便跟着斑斑驳驳。

那是一张瘦削的脸，凤目薄唇，有种淡淡的文人气质，像从小到大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人。此时彻底剥去了青春余味，锻出冷硬的剑气。

他不轻易露出鹰隼一样凌厉的眼神，也不愿笑，只慢吞吞地说：“我叫陈招财。”

陈招财？

何风晚默默吐槽着这个名字，同他淡然地打招呼：“晚上好啊，陈先生。”必备的礼数，她还是得做全。

陈招财点点头，话却是对着手下说：“走吧。”

去的房间有一壁高约六米的玻璃墙，旁边的大餐桌铺上精心熨烫的亚麻色桌布，但凡坐在桌边，皆可俯瞰纽约夜景，饱览哈德逊河风光。

“你们一起的？正好，省得我介绍。”孙道然闲适地靠着椅背，笑吟吟地看来。

他不过三十五岁，头发稀疏，索性一气剃成秃瓢，在灯下静静反着光。



身畔早就坐着一位旗袍美人，正凑去瞧他食指与中指叠戴的戒指。

陈招财实在寡言，一言不发地坐下，留何风晚立在原地。

圆桌统共围了九人，四女五男，她只认得孙道然，还是从电视上。

“你走杜嘉班纳那场我看了，很漂亮，我喜欢。”孙道然笑意渐盛，“本来定你坐我这儿，但今晚有个特别不好伺候的，就辛苦你了，何小姐。”

说着，他手一扬，示意她入座。

这话真奇怪，大不了从头到尾受冷落，把她当空气，何至于辛苦。

前菜正餐未上，桌上的男人们无所顾忌地拿荤话尽情互侃。女伴们则配合地笑，莺燕婉转，还不忘倾身倒酒。

何风晚笑不出来，无聊极了，打量起桌上的昆庭餐器——象牙白的瓷盘，勾着细腻的金边；银质的烛台和刀叉表面，则绘有花瓣和藤蔓图案，精致典雅。

陈招财没有加入那群人的高谈阔论，他在专心拆一个包装简洁的白色纸盒。

何风晚好奇地瞄去，盒盖掀开，里面静静躺着两块夹心饼干。

“这种车达奶酪饼干出自 20 世纪的纽约州，是东岸最有代表性的西式甜点。”察觉到她的视线，他眼皮微阖，声音不紧不慢。

随后，他把盒子推过去：“尝尝。”

何风晚错愕。

来纽约四年，为保持纤瘦的身材，一切高热量食物都与她无缘，更遑论夹有奶酪、盖上饱满巧克力糖霜的夹心饼干。

但她立即拿起一块，露出小女人的乖巧神情，小口咬下后歪着头说：“一楼餐厅的车达饼干在全纽约也是顶有名的，以前只是听说过，今天多亏陈先生我才有这样的口福。真的很好吃。”

陈招财颇为玩味地问：“何小姐不是模特吗？不用忌口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何风晚爽朗地笑，“我收了钱的。”

这话是在宽他的心，告诉他，她知道今晚自己的身份和作用，不是特